

西藏,隐秘岁月

扎西达娃

1910—1927

十二岁的达朗去屋后撒尿,有一只红头蓝羽的小鸟在他前面。他蹲下身,像只青蛙跃身扑去,小鸟从指缝溜掉又飞到他够不着的一块石头上,他又一跳,小鸟一直把他引到溪流边的瀑尔口就飞了。他站在草地上往下一看。发现有人上廓康来。开始他不敢肯定是来廓康的,因为山脚下的坳口还有一条道岔到廓康背后的邦堆庄园。那人走进了峪谷,沿着飞溅起浪花的溪水往上攀来。达朗跑进屋把他所看到的告诉了大家。

全廓康的村民都跑出来站在溪边的草地上俯视来人。这里居住着两户人家,共六个人:旺美和他四十多岁脖子下垂着一颗大肉瘤的女人,儿子达朗和女儿穷拉;另一家是七十五岁的老人米玛和他忠实的老伴,他俩无儿无女,相依为命。大家站在那里,一声不吭,默默盯着来人。每次山下来人,总要带走廓康的一两户人家,到五年前,这里就没剩几户人家了。有一个叫洛嘎的漂亮姑娘死了父母,成天唱着歌起床,唱着歌放羊,唱着歌生气,连生病时的呻吟也像哼歌。她不论干什么都毫不在意地撩起裙子露出白白的大腿,挑逗得廓康的男人个个着了魔似的盯住她,连有了两个孩子的旺美也常常趁老婆睡得死沉时往洛嘎的空房跑。不过她不嫁任何人。大家知道她在等山下的什么人来接

她。有一天,果然冒出一个全身裹着黑色皮毛的高大汉子,趁洛嘎在山上放羊时,他进屋把里面的食物全吃光了。大伙发现时,他躺在门槛下睡觉。把他摇醒问他从哪儿来,他不答应,只哼出几声尖细的吱呀声,比划着各种令人不解的手势。原来是个痴呆的哑巴,大家没趣地散开了。洛嘎回来后当晚把平时不上拴的门板抵死了,把那汉子留在了屋里同宿。人们只是半夜时听见她发出痛苦的尖叫,男人们愤愤不平提了棍子准备惩治那个高大的痴呆哑巴。过一会又听见她唱歌了,他们无可奈何关了门睡自己的觉。第二天,不知谁发现了哑巴身上穿的黑皮毛原来就是长在他身上的,他是坐在太阳下翻开肚子上的毛捉虱子时被人看见了红红的肚脐。年轻时当过猎人的米玛老人仔细观察过,把自己得出的结论告诉了全体廓康人:这家伙根本不是哑巴,而是从深山跑出来的一只人黑。^①大家一听,吓得魂飞胆丧,纷纷钻进家堵死门,连声祈祷菩萨保佑。洛嘎也吓坏了,但她的魂已被那人黑掳走,无论怎样只有跟了它。当晚,她把几件衣物收拾好,带了些吃的,跟一家家死死关住门的邻居一一告别后,流泪唱着歌爬到了人黑背上,那人黑一手托住她,一手按着地三窜两跳跃下廓康。大家看清了猴子般灵巧的动作,更确信他是人黑无疑,都为洛嘎姑娘前世造下的孽果而叹息。几个男人更是气得跺脚,但他们又斗不过那力大无穷的家伙,只好愤愤乱骂一通。不久又爬上一位宁玛教的高僧,^②扬言要在此隐居三年零三个月。早有几户人家纷纷来请他作自己奉养的福田。高僧巡视一番廓康边的荒坡,北边是哲拉山顶流下的溪水,东边是巉岩的峭壁。南边是峪谷间的远山,摇摇头说此处原来早有位得道的密宗大师在此修行,不可冒犯,说罢掉头下山。人们拽住他要问个明白,他回答说该明白的人心自明白,不该明白的人也就无需明白。当即有几个出家心切的男人舍家跟这位宁玛游方喇嘛作弟子下了山。前两天,又上来一个男人,衣衫褴褛,形骸放荡,疯疯癫癫,成天念着一种谁也听不懂的秘咒。他

① 人黑——即野人。

② 宁玛——西藏喇嘛教派的一种,意为红色古老,也称红教。

住在寡妇加央卓嘎家,她男人就是跟了宁玛高僧下了山。不到三天男人又把加央卓嘎带走了。后来听说他是一位外道的持密修士,为了修“起尸法”,把加央卓嘎作为修法对象用各种方式折磨而死。在静修过程中,女尸舌头连吐出两次都未被咬住,第三次吐出时他用牙终于咬住了尸舌,但由于功夫不深,未能将舌尖一口咬下,那尸体反把他舌根连着气管以及肚里的肠子一起拉了出来,当场死亡。加央卓嘎因此起死回生,裹着雪白的氍毹走出密室去了江对面一个叫萨瓦曼娘顿的尼姑庙出家当了尼姑。前不久旺美去夏隆宗路过荣巴雅朗山口还特意代表全廓康的村民看望了她,并在萨瓦曼娘顿尼姑庙里奉献了供品。

来人是个木匠,叫次多吉,住在廓康山背后走上半天路的邦堆庄园里。他刚从拉萨来,自称是旺美的胞弟,是受年迈的母亲嘱托来找哥哥的。旺美只知道自己是个弃儿,不知道母亲就住在邦堆,更不知道还有个弟弟,他打量着陌生人,狐疑地摇摇头。长着一脸络腮胡的次多吉把哥哥拉到一边,说出了他大腿根部有块章噶尔^①长的红色胎记这个秘密的特征后,他相信了。再说,细心的老婆发现哥儿俩眼珠都有点斜视,说话的时候也爱不自觉地微微耸起右肩,这下没什么可说的了。

廓康人围坐在旺美家,屋角火塘里熬着一大罐煮羊肉,阵阵飘发着诱人的肉香,大家盘腿边喝碗里浮着一层淡薄的酥油花的清茶,一边听次多吉讲外面的见闻,次多吉接过米玛老人递来的牛角鼻烟壶,在大姆指甲盖和食指中间关节上抖出一撮烟末,擤了把鼻涕开始慢慢讲叙:情况像下弦月一样黯淡,十三世圣僧大宝佛爷^②刚刚结束了五年多的流亡日子,回拉萨不到三个月又被川军赶到印度了。次多吉摇摇头,全廓康人也跟着摇头。他还谈了一路上各种离奇古怪的见闻,最后谈到他这次来是遵从母亲的心愿,她活不了多久,不无想念分离了四十多年的儿子,她当时并不是有意抛弃儿子,只是在逃难的路上一时眼花,背起妇女们放在一起的锥形柳条筐就跟着人们跑了。第二天才看清筐里装

① 章噶尔——旧藏币。

② 圣僧大宝——对达赖喇嘛的尊称。

的是一个萝卜。因终日皈依三宝,积德行善,菩萨有眼,前几天神灵托梦告诉了她儿子的下落,这才打发小儿子次多吉照她梦中所指的方向和景象找到廓康来。再说,邦堆庄园的租地如果两年之内无人种,德贡仁钦管家会派人没收,并且照样支付各种捐税差役。

大家默不作声。明天,阳光从山坡背后升起,这里就只剩下一户人家了。旺美的女人还没来得及把罐里的肉捞出来,米玛老人撑起身,心事重重离开了旺美家,跟着,老伴察香也站起身来。

这一夜,廓康山沟里显得异常寂静。黎明前一刻,万籁俱寂,一切声音都被哲拉山的重量压得死死的。

察香醒来时天还没亮,她感到身体有些异样,摸了自己的肚子,隆起了拳头大的一个包,她惊慌不安用脚蹬了睡在另一条薄垫上的米玛,米玛一夜思虑刚刚入睡被捅醒,他爬过来摸了摸,最后认定这症状表明老伴怀孕了。

“哪有的事?”察香似哭似笑地说:“你想想,我们在精力旺盛的年轻时没生下过孩子,在像成熟的果实般的中年时也没有过孩子,如今头发像海螺般花白,嘴里珍珠般的牙齿没剩下几颗,怎么会有孩子呢?”

“这里正是女人怀胎的地方,靠近右髀骨,那就是说一定是个女孩子。”米玛嚷嚷道。

“你怎么对女人的这些事知道的比我还多?”察香很恼火。

米玛并不理会,弓起身在昼夜不熄的小佛灯昏暗的照映下,数着墙上划的小白道:“喂,今天是供食的日子了,快准备吧。”

察香穿好衣服,开始生火熬茶。

山脊的遮挡,看不见东方微明,月光在溪水和草地下泛着亮光,察香提着把热乎乎的茶壶和一小羊皮口袋糌粑轻轻开了门,一股清晨寒冷新鲜的空气扑面而来,她悄悄走在一条隐隐可见的小道下,溪水挡住了去路,她看不清那上面间隔的几块墩石,便提起裙角,赤露的脚脖和小腿浸漫在刺骨透凉的溪水里哗哗走了过去,来到高大陡峭的岩石下,岩石壁下有个陶壶大的洞,她蹲下身,脸正好对着洞口,它被地下杂芜的荒草和盘缠在岩石根下的藤蔓所遮掩,平时很难发现。察香撩开杂

草藤条,伸手轻轻取出一只空茶壶和一只空瘪的糌粑皮囊袋,把满满一壶热茶和胀鼓鼓的皮囊袋伸进洞里,里面台上垫着厚布。东西放进去无声无息,为的是不打扰在里面隐居修行的大师,这一切完毕后,她重新合上草叶藤条,不留痕迹,退出几步,跪在地下磕了三个头,双手合住胸前喃喃祈祷了一番六字真言,这个时候,那边旺美家也有了起床的动静,一股浓浓的炊烟向上四处弥漫,整个房子罩在了白色的烟雾中。

次多吉醒来闷闷不乐,他对自己做的梦怀有一种负罪感,他羞于告诉旺美,吃完早饭后还是忍不住告诉了他。

“这,没什么,我也常作这种梦,梦见自己啃一间房里的柱子,廓康的人都作这种梦。”旺美不以为然,他正紧张地收拾迁居的东西。

次多吉梦见自己啃吃一只丰满的大腿,它像是次多吉在隆了家一个开酒店的情人的,又像是小时候他家中那个爱打瞌睡的姨妈的。如此说来,这里必定是一个饿鬼之乡,难怪没剩几户人家,他想。

旺美一家在中午太阳往西偏移时离开此地了,大家把储藏的最后一罐淡酒盛在碗里,每人右手无名指尖在酒里蘸三下,朝空中弹开,表示平安吉祥和祝福,旺美的女人把所有能带走的小杂货扎成一个硕大的包袱背在身后,她脸上几道泪痕,眼睛红肿,像是伤心大哭过一阵。次多吉头上顶着几对磨得露出了麦秆片的垫子,一手夹着一把矮桌;小女儿赶着十几只羊,旺美最后出来,他抱着被灌醉了酒睡得正香的儿子达朗交给米玛:“这是我们全家的心意,这孩子,就当一只小狗陪你们两个孤单的老人做伴吧,他好养大,有一点残茶剩饭扔给他吃就行。”

“这……”旺美是重情义的汉子,为了几十年的老邻居,将爱子当作薄礼奉送。米玛老人想起早晨察香身体出现的征兆,不好收下孩子。但是难道他能开口对旺美说不久我们就会有自己的孩子了吗?她已是快七十岁的老太婆了,谁会相信呢?

旺美一家走了两个时辰才在山底的那片沙丘地带拐过了山弯,一路上,旺美一家人都像喝醉了酒一样脚底不稳,不时歪歪倒倒,次多吉头上的薄垫也滚到山脚,老人站在瀑布边高喊小心慢走,旺美刚转身要挥手。又跌了一个跟头。

达朗一觉醒来,发现不是躺在家里,两个老人满是皱纹的鼻尖几乎要挨着他脸颊死死盯住他。

“我爸爸呢?”他问。

老人直起身互相对视不知该怎样回答。

“他们把我留在廓康了,是吗?”他委屈地叫喊了一声,从老人的胳肢窝下飞逃出了门。

次仁吉姆是在察香怀孕两个月之后出生的,降生的那天,天空降下一场甘露般的雨水,洒落在帕布乃岗山区河谷平原正灌浆的麦田,接着天边又出现一道七色彩虹,这一切都是吉祥的征兆。四天后,两个老人在没有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前来祝贺的情况下,为孩子做了清除污浊的礼仪,用指头捏一点糌粑放在次仁吉姆的额头上,并在门前堆了一堆小石子,在石堆旁燃烧起香草松枝,然后用酥油在次仁吉姆的脸上、额头和茸茸的胎发上亮亮地抹了一层,把她放在太阳下晒着,年迈的父母这时也坐在门前墙根下在炎热的阳光下打起瞌睡来。米玛不知什么时候被吵脸,他看见达朗那孩子正抱起躺在草地上还不会说话的次仁吉姆逗着她玩,脏黑的手指捅捅她红嫩嫩的脸窝,嘴里反复嚷嚷道:“你长大了要做我的女人。”一见两个老人醒来面无表情地望着他,便放下次仁吉姆,像只偷食的小猫三蹦两跳跑掉了。他俩知道达朗没有下山追赶迁居到邦堆的家人,他就在附近不远的地方生活,但这一带再没有别的人家。他们不知道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是怎样生活的。

就在旺美一家离开的第二天,米玛开门便发现廓康一夜之间变得荒芜萧疏,像一座多年没有人住的空荡荡死沉沉的村庄,到处残壁颓垣。旺美家的门前挂满了陈年的灰蒙蒙的蜘蛛网。门框绽开许多裂纹,像一根根难以支撑的朽木。压着草坯木棍和硬土的屋顶中间陷塌下一块,许多老鼠从屋里、窗栏上爬来爬去,但是当天太阳落山的时候,那些以前只是在哲拉山背后那一片灌木丛深沟里栖息的一大群小脑袋、浑身滚圆,动作笨拙的贝母鸡拖着莹蓝的长尾巴高高地飞到廓康来了,它们大模大样互相咯咯地召唤着在这些空无人迹的废墟里寻找粮食,接着又从山坡上窜来几只战战兢兢竖起警觉耳朵的灰色和浅栗色

的野兔,又从高高的岩石上左右敏捷地蹦跳出两只獐子,它们身上发出强烈刺鼻的麝香味道,獐子眼神如同初恋少女似的羞怯与温柔。当走到清澈的溪水边,深深嗅了几下廓康神秘的气味,昂起的脖子又如同公主般的傲慢。从此,每天太阳刚刚出山和下山的时候,廓康便成了这些动物安全饮水的地方。

次仁吉姆长到两岁便显示出了种种与凡人不同的迹象,她没事蹲在地上就划着各种深奥的沙盘。米玛不知女儿划的就是关于人世间生死轮回的图腾。刚会走路就会跳一种步法几乎没有规律的舞,她在沙地上踩下的一个个脚印正好成为一幅天空的星宿排列图,米玛同样不知道这是一种在全西藏早已失传的格鲁金刚神舞,她从“一楞金刚”渐渐跳到了“五楞金刚”。但是这一切显示出诸神化身的迹象很快被来到廓康的陌生人所冲没,种种叫人惊奇不已的显示变得无踪无影。她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山区女孩。

那天,察香开门去溪边汲水,发现从岩石下冒出一个人头,为首的一个模样奇特,嘴上一撮胡子,脸上的皮肤又白又红。她扔掉水桶大叫一声慌忙跑进屋死死抵住门,歇斯底里高喊碰见了魔鬼。米玛问是不是又爬上来一只人黑?比那更可怕,察香的脸也像魔鬼一样可怕地说,它长着红头发。俩人抱着次仁吉姆跪在屋里土台上供奉着几尊古旧的铜佛像前声音颤抖地连连祷告,请求大慈大悲的菩萨保佑,驱除这群魔鬼,别让它们闯进来残杀无辜的生命。这时,怀中的次仁吉姆拼命地哭叫起来,一个劲向外挣脱。外面有人说话,用尊敬的语言请求主人出来迎接辛劳的旅人,这种敬语是米玛年轻时去夏隆宗向宗本老爷送去两张火狐皮时听见那些贵族们互相言谈中所吐露出的。米玛将门开了条缝,那岩石上的确坐着一个红发鬼,他衣着奇特,背一个沉重的囊袋,弯下腰,双手按在分开的大腿上喘息,那样子显得非常疲倦,边上还站着几个赤脚的藏人,也背着很多东西,过一会儿又爬上一个跟红发鬼模样相似的人,他俩叽里咕噜说了一遍,后者显得有气无力,刚爬过岩石便倒在草地上痛苦地摇摇头,为首的红发鬼弯下腰拍了拍另一个的脸。见门开了条缝,用一口纯熟流利的藏话招呼米玛,边走了过来。大约一

个时辰,廓康的人才渐渐消除了恐惧和警觉,这俩人告诉老人,他们是英国人,不是什么魔鬼,是来考察雅鲁藏布江最终流向何方,沿路来到帕布乃岗山区。他的同伴病了,走在山脚不见前面的村庄,用望远镜发现了隐藏在半山峪谷中的廓康,决定爬上来休息一夜。那几个藏人则是服劳役的差民,英国人拿出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和佛的照片给廓康人看。米玛接过照片半信半疑,他不太相信这两个不知那儿钻出的英国人能够把圣僧大宝的影子随身带着。当那个英国人递给他一架双筒望远镜,让他举在眼前往南边山下广阔的江面和遥远的群山眺望时,米玛的心一下收紧了,那些景象一下跑到了他的跟前,连江面一只牛皮船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半张着蠕动的嘴唇将那架颇有分量黑乎乎的望远镜惶惶不安地还给了英国人,相信了这些人也有自己的法术。察香便为他们做饭烧茶,米玛还发现了他们眼睛的颜色很怪,一个人是蓝色的,另一个人是灰色的。在吃饭的时候,英国人问起这一带的地貌情况。米玛竭力想使他们满意,振奋起精神,滔滔不绝讲起自己年轻时自由的狩猎生活。英国人听着直皱眉头,他们不再问什么,饭后给了米玛几枚章噶尔。米玛摇摇头,他想要英国人的一件衣服,英国人困窘一阵,最后还是从背囊里翻出一件半新的绿色咔叽军便服给了他。那些平时惯例来廓康饮水的贝母鸡,野兔和獐子凭着动物异乎寻常的本能嗅到了什么,始终没有飞到廓康溪水边的草地上来,只是在离百米之外的乱石缝里叫唤着,英国人很有兴趣地观赏一阵,他摸出一把大号左轮手枪瞄了半天,总算没有放枪。另一个生病的英国人被抬到了旺美原先的破房里,跟随的藏人用块布在溪水里打湿后放在他额头上,看那样子活不过这个晚上,心肠慈善的察香便在佛像前跪下作了一番长时间的祈祷。另外那个身体健壮的英国人正坐在火塘边写什么东西时,忽然脑袋上挨了一颗石头,抬眼一看,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从岩石上冒出机灵的小脑袋,英国人问米玛是他的孩子吗?米玛摇头,英国人便愤怒了,举起枪便放了两声,米玛大吃一惊,英国人笑笑,说他不过是用枪声把这个讨厌的小家伙赶走。第二天那个昏沉沉的英国人没事了,根本看不出生过一场大病。他们临走时才注意到像小动物般在大人腿

下钻来钻去的次仁吉姆。病愈的英国人抱起了次仁吉姆,面有难色地看了看她那肮脏的小脸蛋,最后还是在她右脸颊上吻了一下。这一吻,使得次仁吉姆像被什么扎疼了似的嚎啕大哭。捂着脸在草地上打滚。一行人离开了廓康,攀下并不险陡的岩石走进深谷时,米玛发现他们不时地摔跟头,有时连人带包滚下好长一节爬不起来,十分狼狈,米玛这才明白,凡是从廓康离开后不再上来的人下山都会摔跟头。旺美一家也是摔跟头下山的,他们不会再来看望老邻居了。

这两个英国人一个是F·M贝利中校,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随荣赫鹏远征军入藏,后任英印驻西藏春丕和江孜的贸易代表,四十年后,写出《中国——西藏——阿萨姆》和《无护照西藏之行》等书,另一位是他的助手H·T·摩斯赫德上尉,在几年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以勘测斯匹兹卑尔根群岛^①,而闻名于欧洲,后来在缅甸遇害。

次仁吉姆自从被H·T·摩斯赫德上尉吻过一下后,右脸隆起了一块红肿,被那钢针般粗硬的胡子扎出了几个小眼不停地流淌着浓液,米玛气得对那个英国人破口大骂,察香行动不便地爬到岩石下不知从哪儿拔来一些草叶在石头上捣碎后拌着唾沫涂在女儿的脸上,并日夜祈祷,三天之后次仁吉姆脸上的红肿消失了,但是从此她的目光不再像以前那样透射着神明的聪慧,也不会再划沙盘,更不用说跳那神秘的金刚舞,总之体现在她身上的种种度母化身的迹象从那以后全然消失。只是脸上永远印着几粒浅浅的黑痣。

次仁吉姆刚刚进入青春期就有一种洗浴狂,每隔几天便脱光上身跪在山顶流下来的洁净的雪水边洗自己头发和身体,如果几天不让她洗她便扯住头发、衣服痛苦地呻吟说浑身奇痒难忍,任凭母亲察香用什么药料涂抹在她身上也不管用,只有冰凉的水浇在她身上才感到很舒服,自从胸脯上渐渐隆起了一对结实浑圆的乳房,有一次她无意手臂触摸到乳头,以后她总要忍不住去抚摸这块恼人而又快乐的地方。忽然一双粗糙的大手从她腰两边伸上来,像钳子般的指头夹住了她乳头。

^① 斯匹兹卑尔根群岛——北冰洋上群岛,在北欧巴伦支海和格陵兰海之间。

回头一看,又是那个美男子达郎。她感到揪心的酥麻,软绵绵闭上了眼,达郎常常在她洗澡时从她身后窜出来搂她,他二十七八岁了,蓬头垢面,十几年在深山里的独居生活,使他变得行动异常敏捷,谁也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但是他常常来勾引次仁吉姆,每逢这个时候,老得像干木条的察香总要在门缝里恶狠狠地监视女儿,发出一声悲哀的嚎叫,达郎一听见这声音就像听见了什么诅咒一样沮丧地逃开。事后女儿会受到严厉的责备。次仁吉姆渐渐长成了一个美貌的姑娘,而衣裙愈发的破烂,从衣衫里露出的皮肉使得米玛成天不好意思抬起眼睛,总像是在寻找地上的蚂蚁。他受不了这光景,终于翻出十几年前英国人留下的绿色军便服扔给女儿。次仁吉姆新奇地穿到身上,这衣服像有什么法术,次仁吉姆身上不再奇痒难忍,再不去溪边洗澡,并且一直穿到死都没脱下来过。

每隔一个月,年迈的父母便向岩石脚下那个被草叶枝藤遮掩的小黑洞里给隐居修行的大师送食物,次仁吉姆早已看会了每次灌多少茶水,添多少糌粑,怎样不发出一点声响地在洞边取出空茶壶和皮囊袋再送进新的。

“他在里面住了多久?”她问。

“只有菩萨知道。”母亲回答,“四十多年前我们搬到廓康时,刚有一位老人去世,据说他就在这儿向大师供奉了一辈子。”

“他为什么不出来?”

“呸!”女儿挨了一脸母亲吐出的唾沫。

“你可不能怀疑这位僧人的存在,”父亲在旁解释,“他的灵魂常常随意离开身体从小洞里飞出来,在世间漫游。如果你在山上看见一只鸟,一匹马,如果你看见从你面前刮走的一阵小旋风什么的,都可能是大师种种化身的显灵,万万不可伤害一切生灵。”

这是次仁吉姆五岁时与老人的一次迷惘的谈话。从此,她知道该怎样保守小洞里的秘密,不可让外人知道,父母一再叮咛。并且,次仁吉姆也确信了大师的存在,因为母亲常常送完茶饭回来后激动不已地告诉丈夫:大师问话了,有时问小溪的水是不是变得浑浊些了?今天是

否有只大鹰从天上飞过等等一些看来无关紧要的话。

次仁吉姆常常抱着一只愿意在她怀里小憩一阵的贝母鸡或抚摸一只变得驯服的野兔发呆,她知道一旦父母去世,达郎就会从岩石后突然蹦出来娶她做妻子。他十几年一直像鬼神般出没在附近,就是在顽强地等待着那一天。但是米玛自有打算。他知道自己在人世间的日子不多了,与老伴商量后,在一个黑魆魆的夜晚,拉着次仁吉姆全家跪倒在岩石小黑洞前的草地上,父母一遍遍轮番喃喃祷告祈求神秘的大师对女儿的出家为尼进行受戒加持。在此之前跟女儿说定了,如果洞里没有一点动静,那么在他们之后,次仁吉姆将按照自己的意志去生活。此刻静悄悄的,这种异常的宁静使人觉得随时会爆发出奇迹。果然,正当外面的人缓缓垂下了绝望的头颅时,一缕隐隐的白色从洞里飘然而出,一条纯黑的阿西^①哈达轻盈盈挂在了次仁吉姆的脖子上。米玛见此,紧紧揪住胸口连声颤抖地说:“看哪,这真是吉祥的奇迹,这难道不正是僧师赐予的灌顶加持吗?”次仁吉姆像电殛般昏倒在地。她被母亲用凉水浇醒后,浑身无力地被扶进了屋里。当晚,在昏暗的油灯下,父亲用一把年代已久然而刀口锋利的腰刀,在头上浸了一遍水后,削去了马兰草般乌黑油亮的长发。到了深夜,米玛气数已尽,临死前忽然发出一声惨叫:“三宝佛法僧啊,我爱女次仁吉姆在我之后继续作你供养的福田,莫非是我米玛今生未能积满二资粮^②所应得的报应?”说完便挺直了身体,察香的星相本该再活七年,听丈夫临死前这一番呐喊,便在惊厥与悲愤中与丈夫同逝。察香享年八十八岁,因生前积德行善,皈依三宝,戒除了女人天生所具有的“五毒”^③,功德圆满,在洞中隐居的高僧默默为其超度亡魂时,出现脑门突然破裂,脑浆飞迸出来的神迹,察香的灵魂从头颅里飞出升向了天界。随后尸体自动被抬起飘出门外,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托向哲拉山的一块奇峰上,在那里早已密集着一群

① 阿西哈达——为一种质地名贵的哈达。

② 二资粮——指佛教中的福德与智慧资粮。

③ 五毒——即贪心、愤怒、愚痴、娇娇、嫉妒。

老鹰。米玛终年九十二岁，他的尸体飘出门外后，则沉重地坠入山脚，落到了雅鲁藏布江中。

现在，达郎像只雄鹰高高站在岩石上，一言不发默默地等待次仁吉姆从屋里出来，一直等了三个时辰，毒辣的太阳晒得他汗水糊满了眼睛和胸膛，他一动不动铁铮铮的站立着，最后次仁吉姆低垂着头慢慢走出来，手中端着一尊铜佛像，站在门前不敢抬头望他，当达郎看清她渗冒着斑红色血珠的光脑袋和拿在手中的佛像以及系在脖子上雪白耀眼的哈达，他一下子伤心地哭出声来，仰起脖子对空中使出全身的力气，长长地叫出一声毛骨悚然的哀嚎，把十八年一肚子的艰辛与慢慢期待的破灭全部发泄出来。

一八七七年的某一天，十二岁的猎人米玛爬上一座叫桑扎普的山顶狩猎，前面是一片斜坡草滩，背后是深不见底的悬崖，几只火球般的狐狸从远处的草滩出现了，很快就会来到离他不远的一条溪边饮水，他肚子忽然一阵鼓胀绞痛，忍不住要解大便。晨风正从背后吹来，猎人知道狐狸嗅觉非常灵敏，为了不让粪便的气味飘到前方，他悄悄离开原来的位置，挨到令人炫目的崖边，撩起后衣摆，双手小心抓住石缝里伸出的高寒植物树枝，整个身子悬在半空，一憋劲，一股体内的秽物滑脱喷泄而出。但那东西高高地坠入深渊没有发出任何微小的回声，使米玛顿时产生一种空荡荡不踏实的感觉，他悄悄赶回原来的位置，这时，那几只浑身红火的狐狸正冲着他奔来，它们舒展着一双柔软的爪子纵身前扑，身体腾空而起，跟着富有弹性的后腿紧紧收贴在腹部朝前轻轻站落在地又高高地跃起，全身茸茸的皮毛随着身体的起伏在风中柔曼地飘逸，那根粗粗的长尾巴在身后左右摆扫，它们奔跑的姿势像优美的舞姿令人如痴如醉，心花怒放，狐狸们来到溪水前并不急于探头饮水，这种静止的状态正是猎人开枪的最佳时刻，它们一阵亲昵的嬉闹，互相原地追逐扑滚一番，发出尖细的欢叫声，米玛心烦意乱，脑子里总有个甩不掉的怪念头在缠绕，那堆粪便在轻悠悠地往下坠呀坠呀，却永远坠不到地上，这个念头破坏了一个熟练的猎人镇静机警的本能，他失去了耐

性,紧张地握着火统枪托,狐狸不肯安宁的身影像一道道火焰上下飞滚,搅得米玛眼花缭乱,他勾动了扳机。

一阵尖厉的呼啸声撕裂了空气,飞速划破一道长长的口子传向远方。狐狸们本能地贴下身,立刻后腿一蹬,把地上的草屑都高高掀了起来,拖着大尾巴像闪电般身体贴着草地,眨眼就变成遥远的小点,无声无息地消失在草滩的地平线里,这时,山谷对面传来长时间沉闷的回声,像山神发出的一声威严的叹息。

一切又恢复到刚才的静寂。

米玛失望地拖着枪起身向草滩小溪走去,垂手可得的猎物转眼间像梦一样无踪无影,这个经验丰富的猎人还是头一次碰到,这里面总有什么地方出了毛病,他实在想不通。

他坐在溪边,愣愣地望着草地上清早沾在草叶尖上的露珠在狐狸们嬉戏时压出的一片颜色变深了的湿痕,他宽厚的巴掌摸摸上面,仿佛感觉到了狐狸身体下的余温,他扇扇鼻孔,空气中还弥留着他所熟悉的那股腥臊味。他忽然在旁边的一堆乱石上看见一只狐狸的脑袋,本能地举枪瞄准,幻觉消失后,才看清那块巨石上原来刻着一尊菩萨的浮雕像,在岁月的风吹日蚀下面目已模糊不清。他走去细细观看,心里哆嗦起来,菩萨的心脏部位有一处被硝烟熏黑的弹痕,他沾了下上面的黑粉凑到鼻子下,分明嗅到一股腥辣的火药味,他一下瘫坐在地上,心里顿时咯噔一声,好像有什么东西从腹部一下把整个胸腔填塞满了。

米玛因为那个早晨闯下两个大祸,一是枪击山神,一是从崖石上泄出的粪便落到了山底下,一个正在闭目静坐的猎人头上,他原先住的村庄遭到了山石崩塌的灭顶之灾,幸亏他早有准备,半夜听见山顶发出了异样的隆隆声,把早已准备好的一点钱财和食物塞到女人察香手中,自己身背年迈多病的老母亲摸黑逃命,向村外那片平坦的河岸边逃去,到天亮,母亲已硬挺挺死去,他知道这是应得的报应,默默地为母亲清洗身体时,从空中飘来一块布片落在母亲干瘪的胸脯上,他拣来一看,是张偈语,也没给妻子看,将母亲身子洗遍后,面对天空跑下,默默念诵了七七四十九遍六字真言,将母亲的遗体投入江中,又对着顺水漂逝的母

亲祈祷一番,最后拉着妻子,照偈语中所指示的走到哲拉山一条坳里,然后攀上流着瀑布的峪谷来到僻静廓康。这时廓康正有一位年岁已高的老人刚刚去世,米玛加入了廓康人为老人送葬的行列。以后便在此定居下来。

1929—1950

哲拉山位于帕布乃岗山区南部,是一座海拔五千三百公尺的巨大的锥形平顶山,层峦叠嶂,沟壑纵横,山势崎岖不平,夏季的几场暴雨冲刷着贫瘠的土地,裹走泥土,只剩下一堆乱石和道道断岸裂缝,地里的庄稼像长了癣的老牛身上的毛,稀稀落落,东倒西歪。周围的群山在古老的雅鲁藏布江边绵延不断,高低起伏伸展下去。哲拉山顶是一片浩瀚无垠、静默荒凉的大平原,光秃秃地一望无尽,地上布满着坚硬的土块和碎石,平原的一侧紧挨另一座叫嘎荣的雪峰,融化的雪水沿峰座下的浅沟从平原边缘的豁口流下,穿过深谷半山里的幽静的廓康飞跃到山脚,然后缓缓淌过江岸边那倾斜的沙丘地带汇入江水中。平原另一侧是望不见底的深渊,邦堆庄园就在悬崖下面。旁边不到五百米外还有一座平原,只是面积小得多,从这端走到那端只要三顿饭时间就到。从江对面看去,整个哲拉山犹如两级大平台。最顶上的大平原正中央有一个圆得十分精确的湖,像一面平滑的镜子倒映着天空的靛蓝,沿湖边有一圈很宽的青草地带,是座水草茂盛的天然好牧场,足够喂养几千只牛羊。

在达郎之前,从没有人上来过。

据存藏桑耶寺书库里的古老经书所载,一个多年前乌仗那的阿闍黎,伯玛烟勒莲花生大师就在哲拉山顶上携带他的两个仙女化身的妻子驾着喷吐五色火焰的飞车离开西藏驶向了南方,神奇的火焰在平原中央喷出一个大圆坑,日后便形成了一座碧蓝的深湖。

次仁吉姆是廓康唯一居民,除了供养岩石洞里隐居修行的高僧,伴

她度日的只有几只山羊,一群贝母鸡和野兔,山羊每天自己在附近光秃秃的乱石缝里一点点寻找小草,小草长得很低,犹如一块块苔藓,羊几乎是在啃地皮。达朗上到山顶时赶走了她家的十四只山羊,其余的什么也没拿,甚至没有最后一次抚摸她。

除了用羊奶提炼成的酥油去换点茶叶、盐巴和一些粮食,次仁吉姆极少下山,常常坐在门槛上提一串父母留下的佛珠,默默地数着,望着日出,望着日落,慢慢地回忆模糊不清的童年生活,她怎么也回忆不起父母慈善的面容,但他们的声音却总是那么真切,她什么时候想听听父母生前曾经说过的一些话,耳畔就响起来。在这种静止的状态中回忆往事时便靠在门框边打一阵瞌睡。有时她心神不安东张西望一阵,总以为达朗立刻就会像以前一样从什么地方跳出来,现在没有人管束她了,门缝里边不会有母亲恶狠狠的监视,也不会听见母亲十分不满的嚎叫,可是达朗再也不会来了。年轻的次仁吉姆姑娘叹口气,起身进屋,她平静地生活在没有时间概念的永恒的孤独中。

因为,从洞里取出的茶壶和皮囊袋只要是空的,她就永远不会离开这废墟般荒寂的廓康。

山顶平原靠湖边的草地上,立着一只黑色帐篷,远看像头野牛在卧地休息。达朗放着一群羊独自熬过两年后,实再忍受不住了,他每天都要花很多时间跑到平原和雪山交界、溪水流入峡谷的豁口边俯瞰一阵隐藏在深谷里的廓康,他能看见早晨从底下升起一缕小小的炊烟,还能看见次仁吉姆比黑蚂蚁还小的身影在下面移动,当她走进阴影处,他便什么也看不见了,如果当初我把她扛到山上来,让她跟我在这儿一块过日子,达郎常常想,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于是他深深吸足一口高原纯净的空气,打定主意,空着两手从另一侧下山了。

快入冬时,他带回一个女人,年纪轻轻,颇有风韵,达朗背了支步枪,边捻着毛线,女人温顺地牵着一匹马,上面驮着一些将来在山上用得着的日用品,这女人不久前还是一位受人尊敬有身份的年轻太太,她丈夫是一位宗本老爷的总管,因为她一胎生下三个女孩在方圆几百里地引起了惊恐,人们一起扑向寺庙连连磕头要求喇嘛降伏这位从阴间

钻出的妖女,驱妖仪式在当地那座小寺庙外的广场上举行,全体喇嘛念了一天一夜的咒经后,第二天一早把她带来,她双手反剪,倒骑一头老毛驴,附近十几个村落的村民骑马步行纷纷赶来观看这一场驱妖仪式。她的三个死胎用泥封好后装在三只法钵里,将要被埋在地下,上面立一块白石牢牢地将这些孽种镇在阴间。大家好奇地伸长了脖子等待观看怎样处置这位面目妖冶媚人的年轻女人,达郎路过此地,也凑过去围观,好奇地打听了一番,那个年老的喇嘛示意两个凶煞的中年妇女上前扒下妖女的衣服,两个人愤怒得像猩猩,不住地冲着妖女唾口水,在她身边左右乱跳。像扒皮似的疯狂剥下了妖女的衣服。她全身一丝不挂站在广场中间,面无表情,似乎在愣神地回想什么,人群发出一声轰然的笑声。一见这女人毫无遮掩的肉体,达郎顿时着了魔,他眼球充血,不知从哪儿找来一根大棒发起疯来亡命地冲进去,上下乱舞,嘴里呀呀的怪叫,把围观的村民百姓和执法的喇嘛们打得抱头四处逃命,哭喊着遇到恶魔鬼了。达郎抱起女人把一个呆若木鸡的官员撞翻在地,扶她上了官员身后的一匹白马背上,又转身从躺在地上翻白眼的官员身上摘下他的步枪,跃上马飞逃而去。一路上他欢喜不尽,女人光裸的背在马蹄的颠簸下摩擦着他前胸,激起一种从未有过的男人勇敢征服的自豪感,他就是要找到一个像兔子般生育的女人,在沉静寂寥的哲拉山顶平坦坦的高原上为他生儿育女,繁衍后代。女人果然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他俩相亲相爱,如痴如醉,在短短的几年中一连串生下五个孩子,其中两个夭折,其余三个脑袋圆滚的男孩便在高原火辣辣的阳光的沐浴下,在干燥肆虐狂风的吹灌中,在父母像疼爱小动物般的抚养下结结实实地成长起来。

空荡荡茫茫无际的平原,在一个不寻常的沉沉黑夜里,一股唤起万物生机,夹着山谷馨香的春风,气势磅礴,滚卷着浓烈的尘埃从天边刮来,它在平坦的高原上赤裸裸自由活泼地翻滚,狂漫横扫,发出极度兴奋的嘶鸣,向沉睡的大自然显示出不可阻挡的强大力量,风一阵一阵扑过高原,黑沉沉弥漫了山谷,铺遮了天空,它急疾利飏贴着大地,把拳头大的硬石块如同流星般纷纷掀起整夜不息。

达郎和女人守坐在黑洞洞的帐篷里,孩子们任凭外面世界震撼人心的吼啸,安然神游在童年迷茫的梦幻中。春风像个不安分的大人恶作剧地猛烈摇曳着小小的黑帐篷,像是要把这一家困守在一起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带到遥远的天边外。茫茫平原上孤独伫立的帐篷虽然在狂风中可怜地东倒西歪,它的根基早已牢牢钉扎在了这块坚硬的大地上,整座帐篷与高原连成了一体。狭小的空间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久久地坐在一起,倾听大自然生命的呐喊,他们互相看不见对方,彼此用心灵在呼唤对方,证实自己。这春风,唤醒了在漫漫难熬的寒冬里被冰雪深深压服的情欲,全身的血管充满了活力,犹如奔腾的江河一发不可阻挡。

“女人,你摸摸我的心。”达郎有力的手紧抓过她柔软的手腕按在自己袒露的胸膛上。

“达郎,达郎。”女人一遍遍激动地呼唤。在黑暗中挨到他身边。

夜,像泼墨般浓黑。最后一阵风带着余音掠过高原后,在突如其来的万物俱寂中,大自然的沉默叫人感到受不了,这死一般的静寂如同梦幻一般。使人觉得身体正在轻飘飘升入夜空,感到阵阵晕眩,真渴望听到一丝哪怕最微弱的声息。这又是一个令人痛苦的期待倾听,终于传来一点动静,一丝从遥远遥远的什么地方飘来的非常真实的声音,像是只野兽在尖叫,又像是婴儿的啼哭,达郎和女人钻出帐篷,手拉手站在从云缝里悄悄洒来的回光中,他俩没穿一件衣服,月光洁净地沐浴着两个人强健的身体。这个神奇的夜色令他们着魔,他们伫立在月光下一动不动地侧耳倾听。那个不知从何而来的声音也叫他们欣喜若狂。

“你看,我们不是孤独的。”达郎亲热地搂着女人冰凉滑腻的肩膀。“哲拉山哪,它像神明一样赐予了我们很多很多,我们周围到处都有生命存在,到处都有灵性在显现,它在我们头上,在我们身边,在脚下,为什么非要用眼睛去看见它们呢?我听见了,嗅到了,我这里感觉到了。”他戳戳自己的心窝。

次仁吉姆拔了一根草立在拇指背的第一道深深的横纹上,拇指关

节伸直后,草就被紧紧夹住立在上面倒不下来。她转着身,指头尖对着山下一片视野开阔的南方,想看看影子投在哪个方向以此来测量时间,这是米玛教给她的。她细细看了半天,拇指背上竟然没有投下一点阴影,这使她很惆怅,她不知道此刻是藏历水鸡年十月三十日下午六点半。她向围在她身边的几只贝母鸡撒了一把青稞,走进了屋里坐在羊皮垫上,取下缠在手腕上的佛珠,默默地一颗颗数起来。有人在外面低声呼唤,她一下害怕起来,这几年没有一个人上廓康来,她不知是凶是吉,慢腾腾起身过去开了门,是达郎!他一点没变,卷曲的头发,扁长的醒子压在嘴唇上,他还是那么英俊,两眼炯炯有神。

啊?你又想来捉弄我?你应该知道我已经是尼姑了,她困难地张开嘴。

我没有这个念头,你的身子已经被人摆弄够了。他厌恶地说,那片厚厚的嘴唇撅成了一堆。

除了你谁也没碰过我,菩萨有眼,次仁吉姆委屈地叫道。

我真饿,你已过了三天也没来给我送食物。他从宽松的衣袍里取出那只空茶壶和干瘪的皮囊袋放在她脚下。

三宝啊,原来我们一家世世代代供奉的是你呀!她惊喊道。

你知道我不会离开你很远的地方去生活,我常常不够吃,但是到明年春天,日子会好过些。他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达郎啦,次仁吉姆一下有好多话要倾吐。你为什么总像魔鬼的影子一样紧紧缠住我呢?

我还在很小的时候,你就抱着我要我长大后做你的女人,如果那时我会讲话,我要说我害怕。在我刚刚长成人时,你总在溪水边伸过手来弄得我神魂颠倒。你离开廓康的时候赶走了我家的一群羊,我以为从此以后便可戒了女人的情欲,可是每到晚上总要作那些罪恶羞人的梦。原来你像个魔鬼一直躲在我脑子里,你爬到了山顶不是在远离我,是为了高高在上征服我,连同整座哲拉山把我压在下面,压得我快憋死了。你难道不是在永远摆布我吗?她边说边伤心地哭泣。

那好,你既然说这样的话,就应该有胆量离开廓康跟我上山顶去

生活。

不！我不能离开，她惊恐道。

今天我来到你身边，不但没有得到麻雀嘴啄那么一点点点的食物，耳朵里却灌满了比天上星星还多的难听话。这个鬼地方。他看看四周，掏出打火石，我要把它烧得干干净净。

次仁吉姆毫无反应地看着他点烧火绒，用一丝布条引燃了火苗，然后塞进一堆干草里面，又搬来些木柴架上去，不到片刻，火势腾腾地蔓延起来。瞬间，廓康一片浓烟滚滚把次仁吉姆裹在了中间，达郎一下逃得不知去向，次仁吉姆如大梦初醒开始往外冲，她身边到处是呼呼的火焰伸出血舌贪婪地舔着她的皮肉，她被呛人的烟雾熏得昏昏沉沉，连呻吟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觉得坠入了地狱的火烧中，脑子里在焦急地呼救：我离开，别折磨我呀，求菩萨显灵呀，让我逃离火海。忽然空中飘来梵音般美妙的乐声，昏昏沉沉听见一个声音在说：心不逃离，体逃何益？

夜色奇暗，潮湿的空气弥漫在空中，溪水哗哗流过，发出的声音像要告诉人们什么，它永无休止地在絮叨呀，也许直到有一天被人听懂后才会安静下来。整个峡谷的一石一木仿佛都在静悄悄地睁着眼睛凝视夜的秘密，但它们会永远把看见的东西深藏在沉默中。

次仁吉姆全身无力，她爬到供佛的土台前，拨亮了油灯，端起一碗洁净的圣水，仔细端详着自己的面容，她还年轻，才二十三岁，有一双明亮的大眼和挺秀气的鼻子，嘴角边一对浅浅的小窝隐隐显露着整个面部微妙的表情，右脸颊洒着几粒浅色小点，那是两岁时英国人给她印下的永久的痕迹。她抬头看看昏暗的墙壁，上面密密麻麻地划着一排排各种横道，竖道和斜道，这些岁月的记录排列在一起，显示出一种深奥的启示。她数了数自己划的新痕，不知怎的，果然给洞中高僧送食物的时间过了三天。

半夜时分，她提着裙角轻轻走向岩石洞口，天空上，遮挡住月亮的黑云看起来像一座黑魑魑的奇峰怪石。形状狰狞，旁边的碎云块的轮廓也像一些鬼兽的爪尖和獠牙等恐怖的黑夜，仿佛一幅地狱里阴森可怕的图景倒悬在高高的苍穹之中。忽然，她的心痉挛一下，差点没失手

将茶壶脱落。因为从洞里传来了异常清晰真实的声音：“天上有护法神下界吧？”

次仁吉姆犹如傻了一般不作回答，双腿一软，身体像砍掉的树杆扑通一下匍匐在地。

“足下原是瑜伽空行母的化身啊。”那声音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平静地点出了次仁吉姆的身世，真像是晴空霹雳，次仁吉姆久久不能言语。

接着洞里的声音次仁吉姆一点听不明白了，那些深奥的音节时而似流水潺潺，时而如海潮低鸣，但是她知道，此刻自己站在洞外已不是瑜伽空行母，只是一个普通的尘世凡人。她本能微妙地预感到，就在今夜，从未体验的一种毁灭般的痛苦和梦幻般超脱的圣洁境界将在她身上得到完美的体现，这是一个最隐秘不可告人的神示，那场火焰燃烧的梦便是这一切的先兆。

“外面真亮啊，”那声音渐渐激动起来，“是火吗？是极光吗？”

“尊师，尊师，”次仁吉姆浑身像发疟疾般颤抖不止，她开始变得神志不清，意识进入了迷乱狂热的朦胧状态。

“太亮了，亮，”那声音喊道：“挡住它，不能亮，挡住，我怕，怕、挡住它。”

次仁吉姆呜呜咽咽奋力爬去，张开双臂，全身扑向了岩石洞口。

月亮穿出黑云明晃晃地像把钢刀泛着寒冷的青光。

次仁吉姆一动不动，像是背后射中了一支利箭被牢牢地钉在了岩石壁上。

次仁吉姆全身披着月光。

达郎坐在帐篷里擦着那支很少使用的俄式步枪，枪管生锈了，他花了好长时间才把枪擦得锃亮。女人在帐篷外一块石头上晒牛粪饼，大儿子和小儿子在帮母亲干活，二儿子扎西尼玛则机灵地看着父亲摆弄枪，一声从未听见过的巨大的声响把达郎引出了帐篷，声音来自空中，还没等他抬起头辨别方向，女人像鬼魂附体指着达郎脑后大声叫起来，一只巨大的从没见过的神鸟发出震耳的鸣响在他们头上盘旋，似乎想

降落在这里,孩子们像小老鼠见了猫头鹰似的吓得躲进了帐篷,只有扎西尼玛对那神鸟欢叫,女人扯破了嗓子边叫边拍巴掌,吐唾沫驱赶那怪物。

“不能下来!你这个魔鬼。”达朗急了,举枪照那怪物砰砰地射击,那神鸟盘旋了几圈,最后无可奈何地哀鸣着飞向东方。

这是一架四引擎的美国军用运输飞机,在二次大战执行对日作战的任务中从印度飞往中国的途中,由于迷失航向油料耗尽,本想在哲拉山顶这块理想的天然降落场着陆,因受到下面当地牧民射击的威胁不得不重新拉起机身,最后在哲拉山东部的桑耶寺附近名叫朵的一片沙滩上坠毁,机身倾斜,右侧的翅膀深深插进沙地里,美军驾驶员克罗希尔侥幸还生。不久,机身的残骸被有关当局清理后便遗弃在那里。当地人竖起了一根木杆,把机身翅膀的残片系在那上面,直到六十年代后不知是谁取下来作了收藏。

西藏人在那个时候第一次见到了飞机。

达郎从平原的地平线上出现了,女人和孩子们站在帐篷前手搭凉棚远远地向前眺望。他扛着一只跟他身体差不多大小的猎物。枪管上的银光在他脑后闪闪发亮。

“好家伙,这么大的獐子。”大儿子扎西达瓦说。

“不像。是头牦牛。”二儿子扎西尼玛说

“偷的吗?”老三问。

“磨什么嘴皮。还不快去迎接。”母亲喝了一声,除了扎西尼玛,其余两个儿子赛跑似的争先上前。他只站在原地平静地看着。

达朗扛来的是一个血人,差不多死了。连羊毛细的一丝气息也停止了。他全身流出的血把达朗背后浸染得湿漉漉的。“唉,早知活不了,我干吗费这么大劲从山下扛回来,难道我是天葬师吗?”达朗沮丧地把死人扔在帐篷边,坐在草地上大口地喘着气,他已经五十多岁,身体开始苍老了。在山下,他躲在一块岩石后面目睹了一场强盗行劫的激烈战斗:一群强盗藏在石缝里,用步枪频频射击峪谷中的一队商帮,他们枪法准确,第一排枪就射中了几百步之外的三个商帮,其余的商帮

一声口哨,那些受过训练的骡子立刻形成一个环形卧倒在地,它们身上驮着沉重的从印度运来的各种毛料、手表、金币以及其他商品,商帮们用骡子作掩体也抽枪还击,强盗不打骡子专打人。相持一阵后,强盗们纷纷跳上马,喊着嘿嘿的怪叫手举腰刀奔下山来,商帮们抵挡不住开始抛弃骡子逃命,被冲过来的强盗团团围住开始了拼刀格斗。那个小伙子砍翻了几个强盗要去救遭马蹄践踏躺倒在地地的父亲,他身上被捅了好几个血窟窿,最后惨叫一声扑倒在父亲的尸体上。强盗们把死去的同伴绑上马背,赶着一大群骡帮飞快出了峪谷,扬起一团弥漫的灰尘,马蹄敲磕在石头上的脆响在峪谷中久久回荡,等一切又恢复了死一般的静寂,达朗才跳出岩石,十几个商帮被乱刀砍死的惨状比饮弹身亡的人可怕得多。他见最后那个倒下的年轻人的腿还在微微抽搐,就弯腰把他扛了回来。

那人大难不死,当晚活了过来。三个儿子想在他身上搜取点什么,除了一把德国造的二十响驳壳枪、几件女人佩戴的金质项链以外,还有一叠面值不小的印度卢比,上面印有爱德华国王的头像。这些对哲拉山顶上的人用处都不大。老三对那把手枪很感兴趣,放在手中掂掂很沉重,他乱摆弄时枪走了火,子弹从扎西达瓦腋下飞过,擦过坐在帐篷里喝茶的达朗的鼻尖,穿透帐篷,最后击中一只在湖边吃草的公羊头颅,它扑通一下就倒在地上。鲜血流漫到湖水里。过了三个月,那人伤愈,身上留下了二十七处刀痕和大腿内侧一处子弹擦痕。留在脑袋上的就有三道刀痕,其中一道从右额头长长地斜拉在左下巴,整个面孔变了形,像两片拼接的镜子映照出似的。他是康巴人,是拉萨城有名的大富商江乐金骡帮的成员,临走时别的東西全留下,只要回那把驳壳枪。他从此要去深山作强盗,寻找杀死父亲的仇人。为了感谢达朗的救命之恩和女人的精心护理,他说在二十天内一定扛来一牛皮口袋金币,他保证这金币的数量足够日后在拉萨买下一幢豪华的别墅,还能买到一个相当地位的官职。足够牧人一家从此荣华富贵。

“不必费这个心。因为我们不会离开这个地方,所以,金币对于我们,不见得比牲口过冬的草料更重要。”达朗摇摇头。

“除了天上的星星,恩人,你只管开口吧。”那人变形的脸狰狞可怕。

“儿子们都大了。你看见的。他们……经常无缘无故发疯似的互相打得头破血流。他们……精力旺盛,像发情的公牛。”达朗眯起眼。牧场上,三个体魄健壮,皮肤黝黑,结实墩墩的小伙子正抱着一块圆滚油亮的大石头在比力气。

三天后,那人又上山来,他牵匹马。上面坐着一位年轻的姑娘,两边驮着两大包盐巴、布匹等日用品,儿子们在湖边放牧,远远地注视来人,他们都很清楚那个姑娘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但是没有一个跑过去,直到天黑后,在母亲长时间急切的呼唤下才蹒跚回到帐篷里,年轻的康巴人来到达朗跟前,把缰绳交给他说:“请收下。愿菩萨保佑你们幸福吉祥。”他连一碗茶也没喝,留下女人和马匹,径直走向平原边缘。

“次仁吉姆啦,难道这是前世的缘分吗?”

达朗望着眼前这位年轻的姑娘,头晕目眩,不由得流出眼泪,“既然许多年前的你剪去了马兰草一般长长的秀发,为什么今天却又让达郎我看见你永远不衰老的仙女般的娇容?让达郎我回想起梦一样的往事呢?”

年轻姑娘抚摸着马颈的鬃毛,望着这远远近近的几个男人,不知自己今夜将属于谁。她困窘地说:“多谢主人用妙法得知我的名字,可是次仁吉姆我的头发生来没有剪去过,在白天的日子和晚上的梦中也没见过主人你。”

达郎猛然清醒,面对即将成为儿媳的次仁吉姆十分尴尬,“嘿,嘿,姑娘你别在意,刚才我……”

“啊啧啧,”女人刚才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像一阵风刮来,站在姑娘面前。“你会挤奶吗?”

“会。”

“会提炼酥油,做衣服,做饭吗?”

姑娘点点头。

“会读经书吗?”

“我……不识字。”

“没关系，”女人亲热地搂她肩膀，“没关系，只要能生孩子，这是最要紧的。”

次仁吉姆当晚在达郎家三个儿子的帐篷里住下，成了他们的妻子。

达郎这以后苍老了许多，脸皮松弛下来，眼神暗淡无光，白天精神恍惚，常常对着家犬，对着帐篷边的绳子，对着牛粪自言自语。早饭时，次仁吉姆把茶恭顺地端到他跟前，他接过来哆嗦几下就打翻了。他巡视草场时常常会被什么东西绊倒在地。爬起来看看身后，什么也没有，次仁吉姆挽起袖子提着桶去挤奶从他身边走过，他总是嗅到一股廓康那阴郁霉潮的气息。

“他妈的！”他十分恼火地独自嚷嚷起来。

有一天，次仁吉姆在整日平静的生活中开始了繁忙的劳动，她把那四五间荒废已久，残壁断垣上的石头一块块扒下来，整整齐齐地堆在草地上，把那些腐朽的梁柱，门框的木头也拆下来放在另一边，整整干了一年多，把那些破房全拆除得干干净净。只留下自己住的一间石屋。她知道，不久的年岁，廓康将常有人来，不管她愿意不愿意。她不想让来人看见这副衰败的景象。

她想起自己多年没有再洗澡了，于是脱了衣服畏畏缩缩钻进了冰凉的溪水里，她再不会像年轻时发出兴奋的叫喊，在没有半点激情和思绪中，她抚摩自己渐渐失去弹性的皮肤和下垂的乳房，浸泡在水中，只露出个脑袋，在清澈透明的水底下的身体像一堆奇形怪状的东西。这时，她看见山脚下狂风飞扬，弥漫着浓雾般滚滚的尘埃，那沙丘地带，正行走着一队黑色。风改变了方向，沿着山坳往山上涌，嗖嗖地贴着岩石刮上来，把峡谷吹得嗡嗡响，次仁吉姆躲在水中观看这一奇景，那下面有块红颜色在空中飘逸向廓康飞来，她激动不已，断定这是一帖神赐的偈语，当那块红布从她头顶飘过，她从水中迅速起身，伸手抓住了它，它差不多有次仁吉姆的半间屋大，是块长方形，上面醒目地绣着几个黄色符号，她怎么也不认识这符号，刚一愣神，那红布一下又从她手中飞

走,高高地在廓康上空翻了几圈,又被一股回旋风卷下山去。

那是一面红旗,上面绣着几个汉字:“进军西藏!”

那块牛头大的白石块一直在悄悄移动,它爬行的比月照的影子还慢,如果长时间盯住它,会觉得它跟普普通通的石头一样静静地卧躺在那里许多年了,但是眼睛望望别处,或者干件什么事情再回过头,它不知什么时候又悄悄往前挪了一点。达郎是有一天偶然发现的,他半夜钻出帐篷去小便被这东西绊了一跤,过去帐篷边没这块石头,起先他以为他次仁吉姆搬来用于砸牛腿骨取出骨髓熬汤的,但是第二天就发现了它在动,向儿子们住的帐篷那边移动。他什么也没说。

次仁吉姆是个贤慧的好妻子,不但尽力满足三个丈夫的各种要求,并且把他们调理得像几只绵羊,大家和和睦睦,说说笑笑地过日子。黎明时,她最早起来生火熬茶,然后把打好的茶倒进圆陶壶里,先走进老人们的帐篷给他们敬上一碗,又提到自己帐篷里斟给丈夫们。取出糌粑以及其他食物摊在矮桌上,自己先提着木桶去牛羊圈里挤奶,挤出的第一勺奶首先对空中喃喃祈祷一番撒出去。那女人起来后,也舀起一勺酥油茶走出帐篷,面对空旷无垠的大平原,撒向空中,大声呼喊着重迦牟尼和其他保护神,空行母的名字,呼喊山神的名字祈求保佑。这声音大得出奇远远地传到平原尽头。儿子们吃过饭后,把牛羊的绳索解开,打着唢哨,挥动软鞭抛石器,把牲畜赶到湖边茂盛的草地上让它们自由走动。那些羊羔牛犊则拴在帐篷附近。这时,次仁吉姆去把一夜间的牛粪揉成一饼一饼地摊晒在太阳下,干后则作为燃料。

次仁吉姆更依恋于老二扎西尼玛,他的身体并不比其他兄弟健壮,也没过人的特殊本领。但是他有一双更加深邃沉郁的眼睛,次仁吉姆从他时常孤寂地站在牧场上眯眼凝视远山的目光中,感到他的一颗骚乱不安的年轻的心飞越了茫茫坦荡的平原,飞越了哲拉山,飞向更遥远的未知世界。她晚上总喜欢将耳朵贴在丈夫袒露宽厚的胸脯上,那发达结实的胸脯像一堵坚不可摧的城墙,使她有一种安谧的依赖感,男人的胸脯里跳搏的心音铮铮有力,犹如生命不熄的脚步,伴随她进入梦

境,扎西尼玛的心音,虽不像鼓声咚咚,却更有一番美妙的乐音,交织着倾诉和怅惘,追寻与渴望,次仁吉姆从这心音中听出了扎西尼玛将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他的灵魂正在自己幻想和创造出的世界中自由翱翔、升华。他的生命不会在荒漠无边的哲拉山顶平原上如同孤寂的小旋风一样默默无声地运行,最后在默默无声中消隐。总有一天他会像雄鹰似的远走高飞。

那块白石移挪到离儿子们的帐篷只有五六步远了,达郎认为时机已到,便指派了扎西尼玛赶一群羊和几头牛以及几大砣黄澄澄的酥油包,几十串干奶酪和几十张柔软的皮子下山去和农民进行贸易交换,换取一些盐巴、茶叶、粮食、布匹以及牧人所需的用品。其余两个儿子也想下山去开开眼界,达郎不允许。冬天快到了,得转移牧场,先把家中的四百多只羊和八十头牦牛,还有十几匹马赶到雪峰底下的草场去,等那块草场吃得差不多,再赶回湖边。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男人们在外放牧时要边捻着羊毛或不停地揉搓浸过油的皮子,老人和女人们在家护养羊羔牛犊,用纺好的羊毛织各种毡垫。有力气的男人还要屠宰一些牛羊,风干后贮藏起来度过一个漫长的冬天。秋天是繁忙的季节。

在父母和弟兄们的同意下,扎西尼玛带上了次仁吉姆一同下山。因为她懂得一个主妇需要给家庭添加点什么用品。

五天以后,达郎一早走出帐篷,发现那块移动的白石已经钻进了儿子们的帐篷里。次仁吉姆照常提着奶桶走向牛群。她是半夜归来的,需要换取的东西她全带回来了,扎西达瓦告诉父亲。但是扎西尼玛没有回来。而次仁吉姆惶惑不安地说她从来没有跟过一个叫扎西尼玛的人下过山。自从来到哲拉山顶,外面世界的一切景象都从她的记忆中抹去了,她只知道自己很幸福地生活在两个丈夫中间,不知道还有另外一个什么人。她拍着渐渐隆起的肚子问丈夫,难道我有一个夜晚离开过这个帐篷吗?对于这样一个令人疑惑费解的问题,男人们很快便抛在脑后,他们不愿在冥思苦想中仔细分析这一切的前因后果,也没有那个时间。昨天既然已经不复存在,那以前发生的一切难道不像是一场梦吗?他们要干的事很多,这一切只有等到不再与生活拼搏的晚年时

坐在帐篷门口,手摇经筒,一面对神佛喃喃祈祷,一面闭起眼对自己一生走过的数不清的路,发生过的数不清的事情,再从头开始慢慢地理顺。

达郎老人感到一阵轻松,罩住心头一年多的阴影驱散了,他满意地吐了一口唾沫,当晚跪在帐篷最里边供奉着铜佛像,燃着昼夜不熄的佛灯供台下,进行了一番长长的祈祷和祝颂。可是第二天嘴上还是长出个疔疮,难熬的疼痛一连折磨了他五天。

1953—1985

达郎示意两个儿子放下枪,自己也垂下了枪口,他们人多,武器精良。只有那两条戴着毛茸茸红色颈圈的凶悍的獒犬龇咧着尖牙朝这群陌生人疯狂地咆哮,它们被铁链拴住,愤怒得上蹿下跳,把地上刨出了两个深坑。

一个山下的农民站在穿黄衣裤背手枪人的身边当翻译,竭力消除达郎一家人的敌意和紧张,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为了帮助和解救受苦的人们而来的,向导说了很多。最后拿出一封信递给达郎,里面有张照片,是扎西尼玛,他穿着跟眼前这些人一样的衣服,威武英俊。这张照片顿时消除了对眼前这些人的敌意,达郎把他们请进了帐篷。他们受到了牧人尊敬的接待。扎西达瓦和罗布次旦两兄弟你争我抢地看着照片,他们对兄弟扎西尼玛的面容能印在这光亮的纸片上很感兴趣,他们把次仁吉姆叫来。你说你从来不知还有别的什么人,难道你忘记了扎西尼玛?你不是一同跟他下的山吗?向护法僧三宝起誓我真的不认识这上面的人,我怎么会呢?次仁吉姆急得流出了泪。哦哦,没关系,不认识也没关系,反正我们是有一个兄弟,我们三人在一个母亲的怀里长大,一见这张画,过去的许多东西都能回想起来。次仁吉姆不认识这个人,没关系,可是,你怎么会不认识呢?算了,你快去给客人们敬茶。

信上说:他下山不久参加了革命,还立了功,马上要和妻子次仁吉

姆一同去内地上学读书,懂得更多的知识,生活往后会变得美好的。他时刻想念山上的父母和兄弟,信中最后写道。

解放军是来发放农贷的,给牧人一家送了一些银元,还赠送了一张锦缎刺绣像,他叫毛泽东,他们指着那上面告诉达郎。

达郎对这张像细细琢磨了一个下午,这时,扎西达瓦跑来告诉他,外面有两头牛同时要生产了,达郎欢欢喜喜跑出去,很顺利地接生下两只牛犊。这是一个吉兆,他回到帐篷再看看那像,认定是他给牧人带来了好福气,便把这像端端正正挂在了供台上。他称呼这些军人叫菩萨兵,他们很惊奇,许多藏族人都约而同地这样称呼他们,他们说。

大儿子扎西达瓦很想跟这些人下山。他们征求达郎的意见。达郎一言不发。山下有女人吗?扎西达瓦问,有!他们困窘了一阵,山下有的是漂亮健壮的农家姑娘。扎西达瓦决定让弟弟和次仁吉姆留在山上与年迈的父母一同过日子,他对父亲说他不会去很远的地方,就住在山下邦堆村里,他会常来看望家人。达郎默许了。生活……哲拉山顶不会再像几十年前那样空无一人,孙子们正在帐篷外的草地上搂着比他们还高大的牧狗在玩耍。

廓康这些年常有人来,他们发现这只里住着一个穿着奇特的孤老太婆,还有堆得整整齐齐的一大堆石块和一堆木材,很是不解,几次说服老太婆搬下山去。如今山下的人再也不会去支差和交税了、日子过得很好。你下山会得到乡政府的帮助,他们说。次仁吉姆感激地接受了他们带来的东西,却谢绝了他们好心的劝告。

扎西达瓦当了邦堆村的贫协主任,他上廓康来的次数最多,每次来都要呆呆地凝视这条穿过廓康流下山底的溪水,这溪水被山上一道道滚圆的石堆所分割,它们在中间巧妙弯曲地穿过后又汇集成一股,左右旋绕过横在中间的岩石,时而在松软苔藓平地上绵绵舒展,时而从悬崖上飞泻而下,跃入峡谷,撞到乱石上飞溅起白雪般的泡沫,清脆的急流在幽暗的谷底深涧变成了低沉的轰鸣。流过廓康这片平坦的青草滩时徜徉般回旋,潺潺轻漫,涟漪荡漾,流过草滩又径直而下,高高地坠入另

一个深潭。

不知扎西达瓦在琢磨什么？

“原来,从山顶上能看见廓康。”他自言自语道。“怪不得他每天跑到那顶上坐一阵。”

“谁在上面？”次仁吉姆问？

“我爸爸,达郎。”

“你是达郎的儿子？”

“是的。”

“哦——”

“阿妈啦,你——”

“他老了,我也老了。”次仁吉姆合上眼皮,“可这水呀,谁也不知道流了多少年月,以前所有的日子都跟着这水流走了。”

“阿妈啦,你不明白我心里所想的,这水呀……”

“别说了,孩子,别说了,这水证实了廓康以前是有人住的。你不知道,唉!”次仁吉姆知道,她会永远在这里生活,直到有一天悄悄离开人间,因为多少个春夏秋冬,她从岩石小洞里取的出茶壶和皮囊袋都是空空的。她命中注定今生要尽力供奉隐居的高僧。三十多年前那个空中显出奇峰怪石般黑云的深夜,洞中的尊师结束了一切神秘的仪式后说了如下的一段话:“从今往后,悲海沉沉,空寂无声,终得善果,你当尽心,广积资粮,皈依三宝,吉祥圆满。”当即从里面发出一声轻微脆响的中当啷声,像一个金属物件落在了地上。从此,洞里再没发出任何声响。

有一天,从山下开来一支浩浩荡荡的民工队伍上了廓康,公社党支部书记扎西达瓦举着红旗走在最前面,在他心里深藏了几年的雄心壮志得到了实现,他将领导全公社的社员在廓康修筑一座水库,誓叫雪水在翻身农奴的手中为时代造福,要成为人类改造自然的象征。一时间,多年在廓康栖息的各種飞禽走兽纷纷远走高飞,再也不见半点影子。一百多个日日夜夜,铁锤铮铮,炮声隆隆,钢钎、铁锹,红旗标语,火把,

人群,乱哄哄的吵闹,激昂的歌声,廓康在千百年的沉寂中喧嚣起来。次仁吉姆大病一场,躺在屋里日夜遭受各种梦魇的折磨。工程进度一步步向高大耸立的岩石边推进,只要听见钢钎击在岩石上的咣唧一声,她便心安了。但是人们不知不觉避开了岩石,整座水库的深坑修在了岩石的前面,那些十几年前次仁吉姆码好的一堆石块正好被用来铺设底部。工地上一片掀石挖坑,筑坝夯土的热火朝天的景象,一条新开出的弯曲的渠干像巨蛇缠绕在山腰。岩洞安然无恙。水坝一天天筑起,溪水上涨,成了一座小湖,淹没了过去那些搬迁已久的房屋根基,次仁吉姆的房子在水库十步之遥的上方。

出现了令人困惑的事,水库白天贮满了水,被闸门紧紧拦住,第二天却漏得不知去向,只留下一滩浅浅浑浊的水洼。它既然没有流入渠道,也没有从水坝底下漏到峡谷去,那么神秘的失踪便不得而知了。扎西达瓦望着只能漫过脚脖的浅水洼满心狐疑,不知所措。有人揭发山下村子里极个别不守管制的坏人散布流言蜚语,说哲拉山是神山,雪山的水汇入江河本是神的安排,硬要它改变流向是得不偿失,这不,它从底下漏走了,另一头冒进了江里,谁也看不见。扎西达瓦拉回队伍,在全公社首先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批斗会,把那几个当年的领主富农和代理人批得痛哭流涕,腰弯得直到死再也没伸直过。接着大家想办法,出主意。誓叫荒山变良田,向“九大”献礼。有一个人喝茶时没带碗,他掏出一只薄薄的透明塑料袋装了茶,不一会咻哧一下破了,溅了别人一身。扎西达瓦顿时受到启发,塑料袋破了是因为茶太烫,雪山的水永远是凉的。这个大胆的想法在公社支委会上抛出来后立刻被采纳。于是几辆拖拉机去县城拉回满满的几十卷塑料薄膜,大伙扛着第二次上廓康。工匠们用烧红的铁棍把一卷卷塑料薄膜粘接成大大的一张铺垫在水库底下,上上下下天衣无缝地一共铺了十三张,边缘用混凝土牢牢抹在石头上不留下一丝缝隙。这个人间奇迹据说在世界上绝无仅有,这是在没有专家、没有设计人员、没有图纸、没有技术指导、没有机器设备的条件下由一群干劲冲天的农民建成的。从此,漏水的难关终于突破了,溪水沿着人们挖出的渠道拐过四十九道山弯一直流向哲拉山顶

平原下的一片海拔四千八百米的小平原上。人们在那里已开垦出三千亩荒地,这片荒地上一层厚厚的海绵般松软的肥沃土质,是人们用锥形底小柳筐从山脚那些良田上取出一筐筐背上来的,每人平均每天能运三趟,每筐只消铲进两铁锹沃土便填得满满的。就这样,在蚂蚁搬食的战术下,山下百分之九十的土层被搬上了山。第二年秋天在世界最高的田野上创造出了亩产六百斤冬小麦的奇迹。从此邦堆公社犹如格桑花的飘香名扬四方。城里的干部、记者们像嗅到花香的蜜蜂纷纷涌来参观取经。邦堆的名字上了报纸,邦堆的人们上了镜头。廓康的水库自然是整个参观项目中顶顶重要的一项,于是参观的人们在公社讲解员的引导下,戴着草帽,背着水壶和装着几个馒头的挎包,揣着笔记本,头顶烈日骄阳,花上两个小时疲惫地爬上三千亩良田的平原参观完后,又沿着漫长的渠道行走两个小时来到水库。公社年轻的讲解员站在堤坝上像背书似的机械重复着无数次早已滚瓜烂熟的讲解词,从不多一个字,也不少一个字,二十七分钟的讲解时间每次分秒不差。参观者纷纷摊开笔记本,几乎一字不漏地记录这些丰功伟绩,不住地发出啧啧的赞叹声。接下来小憩片刻,每人蹲在石梯边舀起一捧据说像甘露般清甜的水喝上几口,再吃点干粮,然后都掏出指甲刀、小剪刀之类的锐器在水库边的岩石上刻字留念。有时打开照相机在此留影。临走时有的人还灌满一壶水作为珍贵的礼物带回家。有人看见一个幽灵般的老太婆一声不吭,表情痴呆地坐在破烂的石屋门前,忍不住好奇地问讲解员。这是个疯老太婆,她回答,是在伟大时代的洪流中被淘汰的渣滓。两个北京大学生被老太婆那件看起来挺怪挺褴褛肮脏的衣服所吸引,壮起胆子过去看了半天,在左臂上看见了一块盾形的蓝色臂章,原来是一件外国军服。这两个军事学爱好者立刻为哪国军服争论不休:我觉得像印度军服。你见过印军服装资料上有这一种吗?像美国坦克兵服。得!美国部队什么时候来过西藏?那,应该是英国军装。这还差不多。是什么军种呢?至少二次大战役这种样式。你想想英军入侵西藏是什么时候。不知道。那让我告诉你吧,我也不知道。可这臂章上A下面的5是什么意思呢?嗨!这还不明白?A军团第五师嘛。A军

团,是哪个将军率领的?你想知道吗?告诉你吧,连我也不知道。它怎么会穿在老太婆的身上?俩人百思不得其解,最后终于作出个一致的结论:这老太婆年轻时一定是 A 军团第五师某个白脸英国人的情妇。他们满意而去。太脏,脏得恶心,要不然可以拿来作收藏。一路上他俩嘟嘟咕咕。等到廓康又陷入以往的宁静后,次仁吉姆拄着拐杖走到被千百个参观者刻满了密密麻麻题词留念的岩石壁前。深藏在杂草丛中的小黑洞一直未被人发现。每次来人参观,她就幽幽地坐在门槛上,提心吊胆注视这些人的举止。只有一次,一个冒失的小伙子发现了这个小洞,大概他以为是鸽子窝之类的鸟巢,好奇地伸手想摸出几个鸟蛋,手指刚伸进一点,立刻像被电殛般弹了出来。他惘然四顾,甩甩手,困惑地走开了。次仁吉姆将耳朵贴在洞口边,里面什么声音也没有,但她对高僧在此隐居这点永远确信不疑。她又用手摸摸那些她看不懂的符号:“日喀则地委农牧科穷达留字”、“自治区办公厅黄小英 1970 年 10 月 8 日刻”、“向英雄的邦堆人民学习”、“北京吴卫红到此一游”、“四川韩劲乐……”、“拉萨……”、这些在次仁吉姆眼里如同一串串神秘的咒语,她拿来一柄凹凸变形的长把铜勺,舀起了水库里洁净的水一瓢瓢撒向岩壁。她相信这样能把那上面不祥的东西冲洗掉。

“老阿爸,您别发火呀,哟!千万别动扳机呵!你这样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你听我说。哎哎你看看哪,我是中国 UFO 飞碟协会会员,我有证件哪。哎,证件,这一点不假,真吓死我了。我说你枪口别老冲着我呀,要是这一走火。我走,行行马上走,你可别在我背后打黑枪。我走,唉,真没治,奶奶的怎么也听不懂我的话。好我走。哎吆,我说老阿爸,我这样儿哪儿像是干什么坏事的,我正写一篇论文。唉他真听不懂。你只要让我在这儿呆一个小时,不多,就一个小时,不多,就一个小时。只要我能收集到点儿什么。你知道这个地方和纳斯长平谷^①多么相似,有可能我会证实这儿的确是远古时代宇宙人的降落场。呀,这是

① 纳长斯平谷——地处秘鲁南部的安第斯高原。

什么? 这个这个石头,啊! 妙哇。哎哎哎老阿爸,我只要拣这一块石头。你别打死我! 我我我求你! 求求你了!”背旅行囊戴眼镜的大学生万般无奈,双腿跪下,不住地向眼前这位端着枪随时可能勾动扳机的老人磕头告饶,一只激动得哆嗦的手却悄悄摸过去把那块像玻璃样透明莹亮的石头紧紧握在了手中。他知道这个不懂汉话,不懂法律,更不懂 UFO 的山区牧人稍有一点疑惑就会毫不在乎地将他的尸体永远留在此地。

“你要干什么? 如果你是辛苦的旅人路过这里,我会把你当着客人接待,可是你的眼睛一直在盯着地下找什么东西。这不行,我不许你用妖魔的巫术来亵渎这块地方。你什么也别想带走,一根草也不许。”年岁已高的老人走过去踢了年轻人一脚。他弯下身,从年轻人手中夺回了那块石头摊在自己掌上。这的确是块不寻常的石头,它透明晶亮,荧光烁烁,里面还藏着一些古怪的图案和符号。老人在这个地方生活了大半辈子也没看见,却被这刚爬上来不到一顿饭时辰的小伙子发现了,他头脑里的确有什么不一般的地方。但这块石头既然在这片土地上躺了许多年,就应该让它永远留在这里而不允许外来人顺手拣走。于是,老人奋力挥臂将那石头扑通一声扔进了湖里。

年轻人阻挡不及,湖水溅起一朵浪花,层层涟漪向岸边扩散。

“好糊涂哇!”年轻人张开双臂,心痛得大叫一声,一阵捶胸顿足,接着蹲在地上抱头嚎啕大哭,那悲痛欲绝的样子令老人不知所措。

“它莫非是你爸爸的化身? 要不,你是来找一个什么灵魂?”老人俯下身摇摇神志不清的年轻人。大学生迟钝地望着他,茫然点点头,又摇摇头,慢慢站起身,丧魂落魄地提着旅行袋,像喝醉了似的踉踉跄跄离开了老人。

“你别走,听我说。”老人挡住他,“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你是不是想告诉我一点这里的什么秘密? 对,一定是。”

年轻人丝毫不理睬,两眼无神地望着远方,走向平原的尽头。

“回来! 孩子,你回来!”老人高声喊叫,他举起步枪连连射击,子弹从大学生头上呼啸而过,他头也不回,仿佛全然不知慢慢走下了边缘

地带。

老人颓然坐在草地上,抱着枪愣愣地望着湖水,他忽然觉得自己干了一件蠢事,那个戴着眼镜的人一定知道哲拉山上的什么秘密,一个他多少年渴望解开却又不知道想解开什么的奥秘。这个谜又和他这一辈子的艰难历程连在一起。要不他在找什么呢?在老人一生漫长的岁月中,他扛来的女人,抚养过的孩子,救过的强盗,接待过的解放军以及在山下见到的许多男人、女人、农民、喇嘛、乞丐、老爷、工匠、艺人都算不了什么,这个年轻人悲愤离去的情景永远刻在了他心底。如果有一天年轻人还会上来的话,他想,一定把他当作圣人接待。他需要寻找什么东西让他自由地寻找,因为那人总有一天会解开自己隐藏在心底的理不清的思绪,比如他为什么来到人间又被父母遗弃?为什么终生熄灭不了对一个女人如此强烈的欲望却又终生没能得到她?是什么驱使他来到这片浩瀚的平原上顽强生存,繁衍生命?他生活的世界是属于他的吗?是真实的吗?群山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个对于他更加熟悉更真实的世界?

他开始默默祈祷。

一连三天,廓康再也没有燃起淡淡的炊烟。从平原与雪峰连接的溪水豁口边往下望去,水库犹如一个浅浅的凹坑,里面早已干枯。当年轰动一时的奇迹如今静静地被荒废遗弃了。雪山流下的溪水从水库边上流过,像从前一样深深坠入深潭,流向山脚下的沙丘地带,汇入江河。那间石屋的颜色与峡谷的颜色一样,坐落在廓康里分辨不出轮廓。达郎老人在山顶平原生活的日子里,没有一天不来到这里凝望廓康。早年年轻力壮时,靠两条腿跑来,如今骑在一匹跟他一样苍老的深栗色公马背上,一路昏沉沉打着瞌睡而来。

他对着平原中央远处的帐篷,手指塞进嘴里迸足全身力气打出一声长长的唢哨,这一声吹得他眼冒金花,神疲力尽,仿佛仅剩的一点力气被这声唢哨耗干了。那个小时候被一只母羊压折了腿的十五岁的曾孙骑了匹白马赶来,他让曾孙下山去邦堆叫人来廓康,他们应该去看看廓康最后的一个人。说完,达郎拄着拐杖向陡峭的悬崖走去。

“老爷爷,危险啊!”曾孙大叫。

“胡说!这条路我走过。”达郎对曾孙吹胡子瞪眼,那样子像要跟他打上一架。

对,当年我就是沿这儿爬上来的,爬了多久哇?记不清了,到山顶已经天黑了,我就在上面石头下睡了一夜。第二天,一睁眼,哈!老天爷呀这是什么地方呵,好像世界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对,我还踩过这块石头,伸出手去抓那棵小树呢?它已经死了。是啊,万物皆有生死。廓康的山羊没走过这么险的地方,我怎么赶也不走,四只蹄子生了根似地钉在岩石缝边。拉呀拉呀,那时候我可真了不起。唉哟!踩空了,菩萨哟谁来救我?达郎头朝下,双脚离开了岩石,他看见了廓康白线似的溪水一晃而过,周围的山在他眼前翻滚,他身体在空中往下沉落,什么也挨不着。他紧紧抓住了一样东西,这东西没有丝毫分量跟着他一直下坠,原来是握在手中的拐杖。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身体的内脏像被掏尽了似的空空荡荡。哎呀呀,原来人飞起来的感觉是这样的难受,人的双脚离开了大地真是活不下去,到底是在往上飘还是往下飘谁也不知道。身体在旋转,身体在空中翻跟头,怎么永远也挨不到头?最痛苦的不是怎样生存,怎样死去,而是身体什么也触碰不到,就像在阴间地府中漫游。这么说我还是与次仁吉姆前世有缘,终于能看见她了。可是那个顶顶重要的愿望呢?我最后期待的不正是那个戴眼镜的人再次来到哲拉山顶吗?

次仁吉姆躺在低矮的羊皮垫上等他,卖弄着风情。她双拳支托着下巴,眼睛妩媚地斜乜着达郎。尽管屋里的灯光黯淡,达郎仍清晰地看着她眼中盈盈的水波。次仁吉姆衣服凌乱,腰带松解,她轻轻唱着歌在羊皮垫上挑逗般辗转反侧。她什么也不说,只是低吟轻唱,偶尔痛苦和深情地望一眼达郎。

“现在,廓康就我一个人了。”次仁吉姆说。

“还有我呢”。达郎说。

“你,你总在外面鬼混。”

“我没有鬼混,我一直想娶你。”

“现在,你可以娶我了。”次仁吉姆走上前,关上了门。她走过来时松散的衣裙已经把全身袒露了出来。

达郎开始用脚踢门,大声喊道:“喂! 相亲的队伍抱着礼物来了,一路上口干舌燥为什么到了门门把我们关在外面,是舍不得你们家的姑娘出嫁还是嫌礼品太少。”

“是谁像乞丐一样在外面大吵大闹,”次仁吉姆在里面问“踢破了我家的木门只怕你用扇金门也赔不起。”说着她开了门。

“这个丑八怪是谁? 什么地方有下马石? 瞧你穿得多脏,多破烂。接待迎亲的人都滚哪儿去了?”

俩人一阵嬉笑对骂,算是完成了迎亲仪式,然后关了门,亲热地坐在垫上。在此良辰,次仁吉姆端来了一壶茶,两碗新磨的糌粑和两碗新鲜酥油,端来一只插着青稞苗的“切玛”盒,向供奉的佛像一一敬献三次,两人祝祷:“佛法僧三宝是失去保护人的庇护者,是无依无靠人的救星,愿菩萨保佑我俩相亲相爱,无灾无难,永不分离,如愿以偿”。完毕,次仁吉姆站起身,她肩头一抖,披在身上的衣裙一起褪到了脚下,达郎一双粗糙的手伸了过去,昏沉沉有一千个念头在脑子里混杂……我是个男人吗? 回来吧,我那失去已久的灵魂。细嫩的绿草尖原来是能够刺痛皮肤的。哲拉山没有显灵,但它的确是有灵性的啊。你能感觉到这片荒凉贫瘠的高地上永恒的美和粗犷的柔和感吗? 你可曾看见从乱石缝里钻出的一只离群的羔羊? 可看见远处草地斜坡上一只毫无怨色等待死亡的孤寂的老牛? 看见了不知从哪儿刮来的风? 还有在峡谷里,平原上悄悄出生悄悄死去的人? 山顶牧人坐在石头上面对寂寞绵绵的群山面对高深玄奥的蓝天面对存在于万物之中的空气默默体会世界的高度,闻嗅山谷的清香,倾听大自然的沉默,冥想自己置身于空间的层次,寻求自己早已脱离躯体的灵魂,听见了一首歌,一首在心中孕育了岁岁年年变得喑哑无声的歌,它永远埋藏在心底不能从胸腔爆发出来传向遥远的那方,可是你听见了吗? 听见了吗听见了吗整个山谷都在回响你听见了吗?

曾孙叫了人来,他腿不好,没有来廓康,从邦堆那边回山顶了。来人是如今仍住在山下的扎西达瓦,他那神话般的事迹早已被人遗忘,和普通的现代农民一样,跟女人和孩子们一起生活,大女儿出嫁了,生下一个胖儿子。他和女人经营着七亩地,两个儿子买了辆拖拉机成天在外跑运输。跟他来廓康的还有两个农民,他们仍然像当年一样崇拜着扎西达瓦。最后一个跟来的是挎药箱的二十四五岁的姑娘,她父亲是全西藏最高首脑机关屈指可数的高级官员之一,常在电视上露面。她是跟中央卫生部的一个科研小组来帕布乃岗山区进行一种高原病的普查。在来廓康的途中,她一路盘算什么时候普查结束,回到拉萨还要抓紧时间复习英语,她不久就要去美国加州医学院留学,她立志要在这短短的几年里,在西藏的藏族女子中第一个成为国外高等院校颁发的医学博士称号的获得者。

次仁吉姆静静地平卧在羊皮垫上,面目安详,布满皱纹的脸上几乎看不清眼睛的缝绦。油乌稀落的短发像柄毛刷,她还穿着那件百孔千疮,早已看不出原来颜色的老式英军皇家工兵制服的袖口和衣襟边缘磨得碎条缕缕,脚上套着一只露出趾头的土毛线袜。那盏油灯还在忽闪,碗盏里的油差不多耗尽了,仿佛一直竭力拖延时间等待外面的来人,好让他们能看见次仁吉姆的遗容。她身边放着一把灌满酥油茶陶壶和一口袋糌粑。茶早已冰凉,打开盖能看见里面一层凝固的油脂。谁也不知是作什么用的,一定是她临死前忽然想通了,准备离开这个地方,山下来的农民猜测。

“我还以为是个病人。”年轻的女医生叹口气。她离开空气浑浊的小屋,好奇地巡视廓康周围。外面水库的石坝虽已残缺不全,但仍可窥视出当年的气派,溪水把周围的渠干和闸门口冲得乱七八糟。

农民卸下门板,把次仁吉姆抬了出来。他们不明白扎西达瓦为什么要他们抬下山去。

“等一等。”女医生跑过去,看了看次仁吉姆一眼,抬手在她毫无弹性的脸上轻轻按了两下,“还用得着解剖吗?”

“不用了。”扎西达瓦说。

“最好别让山下的人看见她的脸，”她掏出一块白手绢盖在自己外祖母的脸上。“你们先走吧，我脚上打了个泡。不用管我，我慢慢跟下来。”

三个人抬着次仁吉姆下山了，廓康只剩下一个胆子大得出奇的姑娘。

她不知在寻找什么，终于发现了一条被干草覆盖的小道。她跨过溪流，用脚扫清了上面的碎石，沿小道走到了堵在眼前的岩石壁下。除了当年刻下的依稀可见的题词，什么也没有。她伸手轻轻敲了下岩壁，发出了空洞的回音。又敲一下，听见咔咔的裂声，敲第三下时，她身前落下一整块岩片，掉在她脚下纷纷坠成碎块，把她脚背砸得好疼。“啊！”她轻轻尖叫一声。眼前是一个十分狭小的壁洞，膝盖高的台上有一副完整的白色人体骨架，显出一种半腿打坐的姿势，右骨骼关节折成一个弯放在右髌骨上；左手置在髀位边，这是一副罕见的菩萨趺坐状。这副骨架早已变成了化石，像是岩壁上的浮雕，与整个岩壁浑然一体。骨架下铺着一层干草，边上放着一只铜质金刚杵铃，上面斑点着绿色的铜锈；还有一只木碗和几尊古旧的铜佛像。骨骼身后的石壁上留着许多手足的印迹。

年轻的女医生像欣赏一件艺术品似的站在骨架前。根据她的初步判断，这骨架是个男性，年龄在二十四五岁左右，年代已久。她正可惜这副已成了石头的完整骨架不能拿回医院作标本……背后听见响声，猛回头。

不知从何处掉下来一串佛珠，竟然没有散开。她提起来看看四周。

“次仁吉姆。”一个声音就在她耳边响起。

“啦！”姑娘应道，她的双腿软了。她不知道那岩壁上刚才看见的骨架和此刻正盘坐着一个老人谁是幻觉中出现的影子，分辨不出谁更真实。

我知道，廓康永远不会荒凉，总有人在。那老人无精打采地坐在壁洞上，身体斜靠着。

“我，我不是……”

“次仁吉姆,你数数上面的珠数。”老人招招手。

“它有一百零八颗。”次仁吉姆脱口而出。

“这上面每一颗就是一段岁月,每一颗就是次仁吉姆,次仁吉姆就是每一个女人。”老人睁开眼,庄重地凝视了她半天。最后,一语道出了这个从不为世人所知的真谛。

奇迹时刻在发生。但岁月的河流只有一条,它容纳着漫长的历史,容纳着千千万万的男人和女人……

——原载《西藏文学》1985年第5期